

林說小叢書譯編八十二第

歷史小說

玉樓花劫前編

卷下

上
海

務商印書館發行

說天恨離家名

林紓譯
慶驥

著者爲盧

騷之友森

彼得森氏

此書不爲

男女愛情

發宣其胸

言也。實將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四定價
角

乙
813.7
4402
1—284—2

1011506

冷生著紅

压樓花刦 (歷史小說)
(法)大仲馬

李世中合譯 1914年

2冊(前編) 2冊(後編)

閩林琴南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
寄

林譯小說叢書 初集

1011505—06, 1—1—2:1
1011506

1011506

(玉樓花刦二冊)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者 号 _____

登記号 _____

玉樓花劫卷下

法國仲馬著

閩縣林紓
侯官李世中同譯

第十三章

五月三十日。遲明時。警報官及各將弁咸籌備。而聖斐克突鄉兵。咸入巨廟。入時。成行軍禮。各隊整列。不亂。且挾巨礮架之廟門。大將桑德阿衣羊毳肩章。取兵籍。問之。成無缺。惟將率中至者。僅三人。因曰。將率至者何尠。尚有偉出之人。胡乃不至。愛入。免過拉進曰。大帥國民聽之。不至者非懦夫。其人爲慕海石蘭澤胞與會中領袖也。桑德阿曰。然其人愛國之心。猶汝安可少其人。今更十分鐘不至者。汝爲彼書假可也。桑德阿語已。復治他事。已將發令時。適有隊長及數卒徒羣集門次。一人頓槍於地。隊長則依巨礮而坐。隊長曰。汝亦見慕海石乎。胡久不至。頓槍者言曰。今日必至。汝姑待之。隊長曰。設彼不果至。吾可以謀代其役。設皮果能循樓級而上。吾輩尚

足與之一言語時。忽有人衣慕海石軍服。執三色旗。隊長相顧。乃不之識。其人語桑德阿曰。大帥國民聽之。吾今代慕海石蘭澤服役。蘭澤病不能興。尙有醫據呈驗。吾班本後八日。今與之互易語已。尙有列將言曰。嘉白德家人。尙有命至八日耶。桑德阿聞言而笑曰。汝言當也。遂迴顧來人曰。可。汝趣取兵冊簽名。並書其代慕海石之故。於是隊長及頓槍之兵。聞言頗以爲慰。謂皇后猶有八日之命也。桑德阿發令曰。隊長治克司麥爾所領之聖斐克突鄉兵。宜整行列。勿草草。隊長卽謂頓槍之兵曰。莫項汝。前鼓聲乍動。而皮匠遂引此鄉兵少遠。至於屯所。爭以槍作三叉。架之於地。散隊聽其游行。所游行則一巨圃。此圃當魯意十六下獄時。宮眷恆至此地。吸取空氣。地枯不毛。間有小花。亦久萎弗榮。二十五步以外。卽距牆牆外可通博德佛安街。牆隈有茅屋一區。爲司獄者休息之所。凡此司獄之兵入值時。有事必以人稽檢。以防奸宄雜入。茅屋之外。有小酒肆。則孀婦之所立。其人爲殉難國民之妻。議院憫其夫死國。故令其賣酒於此。婦之夫名克祿伯。酒肆至狹仄。草草塗塑以居。卽居園之

中樞肆小僅十方尺。其下有地洞。劃土爲階級。卽傭婦儲酒之地。用以存活其子。子年纔十四五也。此時鄉兵甫置械。則互相款語。或就與閭者語。間有數人觀園次圖畫。畫中圖暴君面縛。其上書曰。斐突吸取天氣之圖。復圖一暴君就戮之圖。亦書曰。斐突先生以囊自承其唾。尤有數人至酒肆中購餅索飲。此索飲之人。一爲治克司麥。一爲莫項酒家。曰隊長吾家有酒曰桑苗。隊長曰女國民旣有佳釀。當佐以牛乳之餅。隊長之欲得此者。蓋欲此媼出而索之於外。冀乘間窺其地洞。酒家曰。此隊長苦我也。乘吾所缺。而故索此餅何也。治克司麥曰。旣不得餅。亦無須此酒。吾所部多苟不得餅。胡以飽此衆士。酒家曰。遲我五分鐘。吾將至閭者處索之。彼亦與吾同業。吾可爲國民購之。如所購者得如吾值。吾不相欺也。治克司麥曰。汝姑往索餅。然爾行時。能否容我自下地洞覓酒。酒家曰。恣隊長所擇。遂出取餅。二人乃然蠟下地洞。莫項曰。其洞甚佳。可以外達街上。其深可十尺。初無泥溼。治克司麥曰。旣無泥溼。地質又屬何物。莫項曰。均白堊。是皆園中輿土。初無沙石之類。治克司麥曰。趣上酒家。

歸矣。取酒二盞急上。時酒家亦取餅歸。二人已立地上。酒家來時。其後隨獵兵十餘人。皆得餅。治克司麥卽均二物分賚諸人。盡酒二十瓶。飲時。莫項則演說故事。至於飲罷始已。時十一句鐘已動。在例更半句鐘。卽上值。治克司麥適遇笛遜。問曰。皇后以何時出遊。得母十二句鐘有半耶。笛遜曰。然。乃隨口歌皇室破敗之歌。歌時。衆皆大笑。治克司麥遂出尺籍點兵。值以十一句鐘半。至於十二句鐘半。始罷。因趣軍人飯。飯已。執兵莫項卽倚槍立於樓級之末。樓末有小屋。可以遠望。卽慕海石當日見皇后揭素巾與隔市樓上之人爲禮者。方莫項入室時。乃自披其髮。令拂於窗外。示皇后以號。忽聞有巨聲發於樓下。有類暴風斗起。治克司麥問笛遜曰。此何聲也。笛遜曰。迨得賊將殺之耳。語次。其聲愈熾。且有移礮之聲。人聲大呼曰。各社會之兵。皆集矣。時恩海倭已至。防保皇之黨。以清家賊。笛遜搓手言曰。吾將往。啟斐哭老屋之扉。令下觀民情所嚮。於彼何如者。常笛遜將近扉外時。有人呼曰。笛遜。其聲至厲。迴顧。則桑德阿也。卽鞠躬曰。大帥何令。桑德阿曰。今日羣女犯不得出。笛遜卽聲諾而

退治克司麥。莫項相視無語。坐待下值。鐘點意至快。快莫適時。休息鐘動。治克司麥及莫項。閒行於酒家之外。莫項則以足蹠地。自酒家至於牆外。治克司麥曰。相距幾何。莫項曰。自六十至六十一步止。治克司麥曰。苟濬地道。以何日竣。莫項卽以粉筆劃於几上。布算訖。拭去其迹。言曰。七日功竣。治克司麥曰。八日後卽爲慕海石值日。吾竣事亦以八日則當勉與。慕海石通好爲事始。無梗已而鐘動。莫項復執榦上值往來於園次。

第十四章

明日爲六月一日。晨後十旬。鐘體漪臨窗而坐。自念三禮拜以來。胡以戚戚不能自己。前此晨起後自午迨晚。意中人已至今。則汲汲惟虞其晚。而夜中尤淒黯。憶及前此。則爲樂殊極。蓋冥想過去未來之事。輒爾中熱。方其思時。二目直注竹子花絳赭駁色。交冬則納入花室。此卽當時慕海石囚拘地也。慕海石頗精樹藝。教體漪以伺花之法。爲藥闌以約之。體漪灌花。咸在慕海石前。每至夜中。體漪則自侈其灌花之。

能誇示慕海石而花經灌漑尤明媚於月中一自慕海石絕迹灌漑之功亦罷花亦憔悴欲枯花色一轉焦黃半枯者已垂於闌干之外體漪見花知心中所焦煩不甯者正復爲此因太息曰花之爲物大類朋友之交咸視人之中熱而然脫令情義遽絕一無慕愛則心花頓萎凡一切投契之言皆空諸所有則亦憔悴如花耳體漪此時萬感交并心肺相觸作聲甚欲捐棄此念歸於自然顧愛根已深中心遂形忐忑蓋此日之相思深於往日倍也自念苦慮至此將來必殉於是近亦浸覺力不能祐則徐徐俯首以口親此垂枯之花眼淚如綆時治克司麥入體漪方自拭其淚治克司麥凝立其旁乃不審其妻之何思顧在萬愁亦不覺體漪之忍淚體漪見其夫人卽趨立夫側面目注治克司麥玉容已消減其半矣問曰大事若何治克司麥曰一無所得萬不能猝近彼人之側且不能趨過其前匆匆與之一語體漪曰何也詎巴黎中別有風波治克司麥曰然竟使遷墮之人生其百憂而守獄愈固日防亂事肇於彼中方東朝欲啟樓扉而桑德阿曰無論后身及於后妹咸不聽出體漪曰然

則俠士亦有變乎。治克司麥曰：俠士見吾輩咸在屯跋之中，英氣頗爲之餒。吾不能引此奇俠入侍東朝。俠士頗不之悅。體漪曰：廟中將校爾獨無一識者耶？語時甚懨。尼治克司麥曰：吾固有一人，惜不時至。體漪曰：何人？治克司麥漫應之曰：蘭澤耳。體漪亦爲冷淡之容。曰：彼胡不至？治克司麥曰：病也。體漪色動曰：彼人病耶？治克司麥曰：爾所識之國民蘭澤頗沈頓，上值時尚以人代之。嗟夫！體漪汝當知適逢其際，竟與絕交。吾事敗也。體漪曰：汝言母乃過也。蘭澤欲縱其私慾，見格於我而竟絕我。此莫須有事而絕我。至於此極，何深仇宿怨之有？吾卽有過，亦但冷淡而已。初非重咎。吾苟更以禮衷結之，彼雖病已在途矣。治克司麥曰：體漪汝旣如是，則當加以殊禮。用致慕海石。此不得已之苦心不爾？將何冀於彼間？治克司麥語已微歎眉蹙，不能逮伸。體漪含羞言曰：如吾夫言，必有需於慕海石矣。治克司麥曰：然不得其人，卽有善策，亦無成功。體漪曰：胡不更求新法以致蘭澤方體漪呼蘭澤時其聲甚顫，以體漪平日均呼慕海石，不呼蘭澤也。治克司麥曰：吾心盡矣。一無效若，更以他道致之。

將滋其惑以吾患之慕海石之心似有所梗非尋常語言所能施治體濶曰心乃有梗耶天乎此何語耶治克司麥曰汝之傷彼心猶之我也我以刃中之其創非劇汝之貽彼以思想創乃甚於刃體濶曰何謂也治克司麥曰得母傲兀用傷其心體濶曰傲耶治克司麥曰然以吾思之待其人必以禮斯人爲巴黎平民以分言之亦非凡下且日竭其所能愛此國家卽社會言之亦共和黨中之巨擘又能任案牘奇才也今降格與吾儕皮匠爲伍垂青豈有紀極今彼旣有禮吾轉斬之似吾家不禮其人矣體濶曰如吾友言則吾將圖補闕求彼下顧耶治克司麥曰此罪固吾承之而推原實出之爾體濶曰吾安有過吾友果何言者治克司麥曰吾安料爾乃堅抗至是第一次已斥彼多欲堅卻之我意竊謂不以書與彼又一失焉體濶厲聲曰吾乃以書降彼耶治克司麥曰吾之欲書豈但今日三禮拜前已蓄此念矣體濶大羞言曰此外尙有何言治克司麥曰譬之於奕此一着不能免也體濶曰治克司麥爾勿偏我出此治克司麥曰吾平日初未偏汝今事急矣試思之能爲我以書謝慕海石

乎。體漪曰。然則。勿治克司麥。聞言。卽雜入。曰。汝縱與蘭澤。有宿怨。至於我者。禮之初。無不足。若汝仍負氣。則真有類於童駢。體漪不答。治克司麥曰。汝之爭果如童駢矣。試思吾所爲事。果何事者。果吾事爲彼所知。彼又焉能助我。我亦何必求合矧汝又爲巨家風範。益以夫婦之情。予何忍。令爾乞哀於彼。今爾與彼特少年之角口。而吾所圖事。又爲極巨之關係。汝能平心思之。當立辨其輕重。願極力自勉。草草作書示蘭澤。蘭澤當立至體漪沈思片晌。言曰。獨無他法。汝自求合於彼耶。治克司麥曰。汝固謂難。我則云易。體漪曰。吾意殊不易。治克司麥曰。汝詎有所妨耶。體漪曰。汝質言之。我詎有墮行。爲爾所得。治克司麥則自搓其手久。且自拭其額汗。曰。然吾惟有疑於爾。故見爾戚戚不能釋然。體漪曰。天乎。此情實耶。吾之極力抵抗者。即爲名節。今事急矣。不能名言。體漪語時。嬌喘細細。垂首於臆。噎不能言。治克司麥無言。但堅執其妻之手。引起其首面其妻。格格作笑聲。欲力平體漪之憤。因言曰。此事吾殊信。爾之潔吾平日。昧於觀人。汝所知也。今吾至親至愛之體漪。聽我汝之貞操。我久知。

之。惟其引嫌防慕海石有希於爾故爲此狀我固知之體漪此時心薄其夫凝冷乃如冰雪謂以牀第之親乃爲陌路之語體漪自識慕海石卽察其用意所在則時立禮防以峻却之遂致絕交而朋友之情亦時時痛楚今復益以治克司麥妄揭其短至於眼耳皆昏不能置對治克司麥曰吾久知慕海石爲共和黨中人英杰一心專注國家吾決其必無風月之緒體漪曰治克司麥汝論其人確耶治克司麥曰吾安弗確設慕海石愛爾而仇我則必僞爲詔容以愚我抑使愛爾而仍不仇我者胡爲決然舍去一不之屑體漪曰敬謝吾友幸勿爲此謔浪治克司麥曰非謔也吾蓋深信慕海石之不汝愛爲事已矣體漪曰汝誤矣治克司麥曰果爾者則慕海石之痛絕其友殆知爾將却之故先屏跡而逃其行事亦云磊落爾須知天下磊落之人仍難得也吾深患是人旣去不能更以術致之汝何妨姑作數行以如吾意體漪曰天乎遂以二手扶頭似有險狀直射其腦治克司麥復笑而撫之曰吾友吾摯愛之良友此書詎爲婦人之真情卽慕海石更至吾家若不得書而遽來亦將見鄙於人

一如初至時之見辱此萬不至者也惟爾之貞操吾深識之體漪此時長跪於地仰首曰天乎人既不能自知又焉知人之有治克司麥此時顏色頓異血奔其心大聲言曰體漪汝所述之難處吾知罪矣惟尙有言汝當聽之吾生丁此時會宜以忠義自勵吾惟忠於吾后后者吾輩主母也吾忠豈但股肱之力直貢吾頭顱可也且中心尤有無窮之希望他人之忠亦但喪其身而已吾則尙欲國家再造廁身於功臣之列倘不得志者亦但有雙行之酸淚灑諸巴黎苦海之中而已今苟非得人如吾妻者吾忠愛之心又何從而寄以上所言爲治克司麥第一次掬其忠心視其妻者此時體漪忽昂首張其二目如深許其言乃徐徐起立以額就其夫令親之以口言曰君其信我矣治克司麥慨然示以深信趣令作書體漪乃執筆治克司麥曰此數行之書非浪費筆墨蘭澤得書必來親我且書必出之體漪若治克司麥無濟也於是復親額以鳴謝遂出體漪體顫始作書曰慕海石國民足下君當知吾夫之愛君切也吾家自別君三禮拜日月悠悠乃同一世紀之久不審君亦忘吾家乎君宜趣

來吾家人遲君茗話如酬佳節也體漪頓首

第十五章

慕海石昨日與桑德阿語以實病告乃閉房不出羅漢則常至省之且出其智計以開拓慕海石顧乃無濟以心病之深有不可以語人者時爲六月一日可一句鐘羅漢適在慕海石家慕海石曰今日何事者以羅漢今日之來冠赤幘着禮衣束三色之帶帶懸二物一爲議員莫海所製之銀飲器其右佩短槍故慕海石問之羅漢曰以大概言之保皇餘燼尙爾潛燭此時戰鼓尙未免聲其在家富森間戰場也兵地砲彈之紅亦未退也以上爲公事又有一事爲民間私會後日當延爾與之慕海石曰此隔日事也今日胡盛服而來羅漢曰卽今日亦不能無事干爾慕海石曰何也羅漢曰不日開會今茲設席延吾友一行慕海石歎曰嗟夫吾八日以來不出柴門半步外事初未之知今但遇人而詢羅漢曰茲事吾已宣之慕海石曰吾安聞有是羅漢曰吾至愛之慕海石吾國今日斥去天主之祀易之曰巍然之巨物慕海石曰知之

羅漢曰。民間之視此物。猶目之曰保皇黨人所歆祀之物。慕海石曰。熾望之言。汝勿妄出。吾頗不嗜聞此。汝當知之。羅漢曰。慕海石。人情如是。汝將若何。若以我意言之。則仍宗祀舊時之天主。以我服習慣也。今所易巍巍之巨物。吾頗不信其神。自易祀此神。國乃大亂。後此當更易其位矣。慕海石聞言。聳肩弗答。羅漢曰。汝不然者。儘爾爲之。復微吟曰。吾別神學兮。此爲淫祀之狂神。既以神道設教兮。神宜歆此汝汝之狂人。吟已。復言曰。天主既不宜祀。此巍巍之大物。尤不宜登之祀典。今當易祠聖哲之神。媯海桑。慕海石曰。汝好爲不經之言。羅漢曰。設吾友能辨海桑之靈迹。後此亦將竭誠而祀是神。汝果傾心者。吾爲汝介紹禮之。慕海石曰。吾日心緒紛擾。幸勿瀆我。羅漢曰。海桑者。美人也。汝當知巴黎迎尸時。卽爲是神。人人加以冠冕。出時以黃色紙爲車。以坐是人。汝曾憶及之否。其人又何人者。慕海石曰。其人爲誰。羅漢曰。鴉德迷室也。慕海石思久不可得。曰。孰爲鴉德迷室者。羅漢曰。去年曾一見之。卽在倭僧夏戲園中。爾我曾飯於是間。慕海石曰。憶之。羅漢曰。是人大有福。吾將引之入德。

菟莫卑洛社會中。會中人咸以是女爲戶。三日後。卽奉戶以迎於國中。令萬人瞻禮。今日者。先設席以集衆。以三邊酒飲衆。卽爲鴉德迷室。後日作海桑之戶。爾亦當助我爲海桑著衣矣。慕海石曰。謝君見貺。茲事吾聞之頭痛。羅漢曰。汝厭惡其人也。以我卜之。服役爲難。吾初意謂此事足以蕩爾之胸襟。今爾旣不爲加禮服。此禮服當留以待可脫之人。慕海石曰。吾病無好壞。他人擾擾者。吾且不歡。胡乃命我。羅漢曰。此讐言也。汝幸勿輕哂其事。汝偶有不適。所呼籲者。果爲何物。慕海石曰。吾呼天主耳。羅漢曰。今旣無天主。胡不呼海桑。慕海石曰。羅漢恕我。我實憚行。羅漢以手自挖其耳。言曰。汝試觀之。羅漢曰。吾意汝當恭候海桑。承望而不可得。慕海石曰。咦。天下名爲朋友。而喋喋不已。人滋可厭。汝今行矣。且往告海桑爲我祛病。羅漢曰。汝託我矣。語時。慕海石戲舉其手。將麾斥之。忽門者將書入。羅漢呼門者名曰亞側西拉。汝何以此時入。果少待者。爾主將示爾以醜態矣。慕海石聞言。遽縮其手。以背承榻。二目凝注手中之書。然但見其書。而手足已悸動不已。書及眼中。則精神盡注圖書。及。

封題之上。面色立改。深黃心中。若抱深痛。旋發其書。羅漢曰。此書似吾輩之大關鍵。
慕海石不答。聚其靈魂專讀。體漪書可三四遍。自拭額汗。二日視羅漢如癆病乍發。
羅漢曰。此中乃有鬼詎。此箋箋之紙亦載得痼疾同來耶。慕海石仍無言。起而再讀。
其書面色立絳。眼中如蘊酸淚。發聲一歎。胸次突作漲滿。於是。一切病狀均已遂。
起坐呼其侍者曰。吾衣安在。復呼闔者曰。吾最親之亞側西拉。又呼曰。吾至愛之羅。
漢吾日復一日。仰待此書。今乃未至於絕望。語已自言曰。此白袴也。此青衫也。侍者。
趣以髮匠來。爲余治髮。侍者奔越四出。如旨。慕海石面羅漢曰。吾今與彼再見矣。羅。
漢聽之。吾乃不期病餘。仍復當時之幸福。羅漢曰。慕海石吾意爾。當赴會爲得。慕海。
石曰。幸吾友恕我。我意乃不有海桑。羅漢笑曰。汝無海桑。又言理也。我將以海桑贈汝。
言以理慕海石亦笑。慕海石之笑。喜自適已。事故不期而笑。時窗外柑樹方花。慕海。
石取刃斫花。付羅漢曰。此爲我贈。蘇洛皇后指海桑之母也。羅漢曰。可也。此亦男女。
投贈之信物。以我思之。汝固深情之人。吾則深佩爾。以情之故。而甘敗大事。慕海石。